

少年輔導委員會運作現況與展望

陳瑞基、張睿瑜、王則富

壹、前言

為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2019年6月19日部分條文修正施行，廢除虞犯改為3種曝險少年，並將曝險少年之處理機制，修正為行政先行模式，由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少輔會）先行整合曝險少年所需之福利、教育、心理等相關資源，提供適當期間之輔導，避免未觸法之曝險少年過早進入司法程序，達成保障少年最佳利益之目的（註1），立法者顧及此為制度上重大變革，予行政機關須4年之過渡期間周備。一夜之間，少輔會從沒沒無聞搖身一變一舉成名天下知，對於少輔會賦予高度期待，本文概述少輔會之組織架構、人力配置、工作分析、運作模式、因應新修正之少事法相關變革、問題與展望。

貳、少輔會現行運作狀況

一、設置依據

依少輔會之設置依據及人員編制，最初係由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於1972年會銜訂定並發布之「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以下簡稱預防辦法）及行政院於1977年核定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係透過法規命令讓少輔會提供少年相關措施，並非法律層級，故相關措施不具強制性，不得拘束、限制少年個人權利，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考量上開辦法訂定之初福利思想尚未發達、缺乏一套明顯的社會福利制度，預防少年犯罪以維護社會安全的任務，只能依賴於少年司法權與警察權，當時前者為少事法，規範「觸法少年」與「虞犯少年」；後者則有違警罰法（已廢止，現為社會秩序維護法），並透過「預防辦法」創設了「不良少年」，強化犯罪預防機制

（註2）。警察固然對於上開少年扮演一定角色，惟警察係職司犯罪偵查任務，故所從事者多為禁制規定，縱然在1997年少事法修法時彰顯「保護優先」精神，預防辦法在修正增加了少輔會相關輔導功能，但仍無法擺脫傳統上透過警察使用強制力、威權、管教上開少年之色彩（註3）。

二、組織定位及架構

現行2014年由內政部、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會銜發布之「少輔會設置及實施要點」（下稱設置要點）第2、3點，可知少輔會屬地方政府一級任務編組，位階於警政、社政、教育、衛政、勞政機關之上，置主任委員1人，由直轄市長、縣（市）長擔任；置副主任委員1人，由直轄市副市長、副縣（市）長擔任；其餘組成單位之主管或專家學者為委員。並置總幹事1人，由警察局局长擔任；副總幹事2人，由教育、社政機關（單位）首長擔任。少輔會現行輔導分工原則，係針對個案的狀況與需求，運用跨局處的網絡整合平臺機制，協調、管考警政、教育、社政、衛政、勞政、司法等機關辦理少年輔導工作情形，扮演跨網絡之「督導協調者」及「資源整合者」之角色。

同時設置要點第8點規定，專責幹事應派駐少輔會執行少年輔導協助、個案研商、協調聯繫及追蹤管考工作，另為強化

少輔會輔導功能，警政、社政及教育機關（單位）應遴派專責輔導人員配合執行工作，並視情形增加之；第11點規定，少輔會為強化輔導少年工作功能，得遴聘當地熱心公益人士、具備輔導專業學識或經驗人士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為少年輔導志工，協助從事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預防工作。

三、輔導對象

依據預防辦法第12條規定，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少輔會綜理協調，予以妥善輔導：「1、受刑事、保護處分或經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執行完畢而在失學、失業或失養中者。2、經少年法院（庭）裁定不付審理，諭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對該少年嚴加管教或由少年調查官予以告誡者。3、家庭失去功能，致少年無法獲得適當管教。4、其他認有輔導必要者。」、設置要點第4點亦規定，「少年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少輔會應協調各機關（單位）或團體協助輔導：1、經常逃學、逃家在外遊蕩。2、失學、失業或失養。3、參加不良幫派組織有滋事之虞。4、施用毒品。5、其他需協助輔導。」。

四、輔導分工原則

依據設置要點第5點規定，輔導分工原則如下：「1、經常逃學、逃家或在外

遊蕩少年之輔導，由教育、社政機關主辦，警察或其他相關機關協辦。2、失學少年之輔導就學，由教育機關主辦。3、失業少年之輔導就業，由勞政機關主辦。4、失養少年之照顧救助，由社政機關主辦。5、參加不良幫派組織少年之處理，由警察機關主辦，教育、社政及勞政機關協辦。6、受輔導協助少年施用毒品或身心疾患之治療，由衛政機關主辦，其他相關機關協辦。7、其他少年應行輔導事項，依各地方政府少輔會所定規定辦理。」。

五、人力配置及運作模式

少輔會人力目前受各地方政府經費限制，2018年專業輔導人力計149人，其中以臺北市相關輔導人力有48名最為健全，其餘以新北市22名、桃園市20名、臺中市16名、高雄市16名較多，其餘直轄市、縣（市）少輔會僅設置1至3名幹事或輔導員，連江縣未設置少輔會，澎湖縣有設置少輔會，惟無編列人力及預算，少年輔導個案全數轉介（註4）。

囿於財務困境及經費限制，各地方政府少輔會專業輔導人力不足，多數人力集中於除臺南市外之5都內，其餘17個縣市僅有0至3名輔導人力，更可清楚瞭解各地少輔會人力、資源相差懸殊，模式不一。人力資源較健全之5都在接案後較能提供多元且積極之輔導，其餘人力資源不足之

縣市僅能將個案分別依輔導服務類型及工作權責分配與相關單位認輔，由各單位各司其職提供專業服務，少輔會負責居中協調及整合。全國少輔會業務內容雖大同小異，但規模場次、品質內容受經費及人力限制，難以齊一相比。

參、修法後之問題

一、提升法源依據，但未賦予特別地位及權限

少事法修正後第18條第2項至第7項，已明定少輔會之職權，透過法律規定提升其位階，少輔會係針對少事法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曝險少年，具有加以承接個案、知悉主動介入、整合相關資源、適當期間輔導、具備輔導專業、轉介適當機關之6大功能，落實以行政為先行、司法為後盾之去司法標籤化之立法目的。

惟少事法賦予少輔會先議權，然法文中卻僅規定「得」通知少輔會，並非強制規定，亦即少事法第18條所規範之司法警察官、檢察官或法院、少年監督權人、少年肄業學校、從事少年保護機關或機構，甚至少年本人皆有逕送少年法院由司法處理空間，然可預見未來新制上路後，實務運作多半仍會將所有曝險少年案件通知少輔會處理，少輔會於「窮盡輔導途徑」後才請求少年法院處理，易言之，少輔會請求法院處理之情形，必然是自身無法處理

而需要法院強制力介入之情況，不應隨意請求法院處理，否則亦有違本次修法落實兒童權利公約行政先行之意旨；另有待釐清者為少輔會與少年法院之關係，如在何種情況下能請求法院處理，該請求之性質為何？若少輔會請求法院處理後，法院是否不予受理或駁回，相關標準為何？少輔會可否表示不服？少事法皆未明文，尚待行政與司法間研議，若無法訂定抽象性具體指標，或許能透過相關聯繫機制與定期會議針對個案情況事前溝通，惟在請求法院處理前，因尚未進入司法處遇，少年法院對該個案是否得介入，亦有疑慮。

又少輔會相較其他機關而言，少事法並未特別賦予相對應之強制力及組織定位（註5），不知是立法者故意為之抑或立法疏漏（註6），有關其設置、輔導方式、辦理事務、評估及請求少年法院處理等事項皆授權另訂法規命令，亦僅能在現有框架下進行研議。換句話說，不具備強制力之少輔會所為之相關預防及輔導作為，可說與修法前差異不大，甚至與教育、社福體系而言亦大同小異，似僅能加強專業性與各網絡之連結。另針對曝險少年是否得加以搜索、扣押、逮捕或拘提，法亦無明文，或有立法明確要件之必要（註7）。

二、中央及地方組織結構不明

（一）中央層級之主責機關問題

現行少輔會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擔任主管機關，因應本次修法，目前內政部配合於112年6月前先行規劃，然少輔會中央主關機關為何？各界亦有不同意見，有認為維持現狀，仍由內政部警政署負責者，認為在司法體系亦可納入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在警察體系增加社會福利機能，一般民眾若發現犯罪事件，多半第一時間亦會通知警察機關，警察機關事實上係最早接觸少年者，可交叉運用警察機關強制力加強對於少年之防治工作。亦有認為考量警察不但缺乏專業輔導知能，警察人員職司犯罪查察之角色功能，及以打擊犯罪為主的思維模式，均易使輔導少年產生情境錯亂而阻礙輔導成效，且警察角色衝突性及輔導專業不足、恐造成少年標籤化效應，宜去司法化（警察）及去標籤化；少事法修正後少輔會須具備輔導專業人員，故若將社工等專業人員（如社會工作、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等）置於警察機關下，除影響警察機關組織員額，亦與警察人事一條鞭制度有所扞格，警察人事及組織法制需配合調整，故建議由2013年整合兒童與少年保護業務之衛生福利部辦理少年輔導工作，除具專業性，且可去標籤化及結合支持家庭系統等，能落實社會安全網之建構，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保護兒少及兒少最佳利益之宗旨。另亦有認為為表彰對曝險少年之重視，可在中央成立專責單位，以收事權集中之效。

（二）地方層級部分之法制化問題

少輔會依現行規定雖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一級任務編組，但其由警察局擔任秘書單位，相關工作推動、人員管考皆由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負責，形成一種少輔會隸屬於少年警察隊，似為縣市政府三級單位之錯覺，其組織定位極為特殊。現行實際運作狀況仍視地方自治與首長重視程度，因少事法修正並未明訂少輔會應成立正式機關，為確保少輔會有正式之獨立人力編置及預算，固然應法制化為宜，惟各地方政府組織員額有限，有關地方組織設立及管理，屬於地方自治事項，需考量各地資源配置與網絡連結之關係，成立正式編制之難度甚高，歷年亦曾針對少輔會法制化問題做過諸多討論，仍難以解決（註8）。

三、輔導對象及職權功能尚待釐清

（一）輔導辦法先行整合防制網絡

有關少輔會及相關機關權責之認定，涉及少事法修法後第86條第4項由「預防辦法」改為「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以下簡稱輔導辦法）（註9）及少事法第18條第7項後段「少輔會之設置、輔導方式、辦理事務、評估及請求少年法院處理等事項之辦法」相關規定。因少年偏差行為問題涉及教育、社政、勞政、衛生、警政等各層面，並非單一機關可承

擔，故輔導辦法草案中就偏差行為分工網絡明確規範，主要由衛福、教育、警政機關共同就業管事項處理，透過一起工作原則，建立中央及地方聯繫機制，期能整合跨部會防制網絡。有關偏差行為之定義部分，草案除含括觸法行為、曝險行為外，另臚列15種偏差行為態樣及概括條款，除原部分「預防辦法」列舉不良行為事項，並加上原本刪除之3項虞犯類型與兒權法相關偏差行為態樣，並考量預防及輔導必要，其中部分偏差行為為無學籍之少年，亦由少輔會主責處理。惟亦仍有認為要求少輔會從事的偏差行為業務，將逾越將於2023年7月生效的少事法第18條規定（註10）。

（二）現行各地輔導機制不一

目前各縣市少輔會運作模式及編制不一，部分縣市幅員遼闊，現行輔導人力分身乏術，有捉襟見肘之實，多數地方政府對於依法承接3種曝險少年之實質輔導工作有窒礙難行之處，依現行少輔會人力，若需完整實施開案、轉介、追蹤及結案，確實家訪、校訪及執行個案資源聯結等相關工作，輔導人力尚屬不足，另須辦理每月召開會議準備相關工作、志工教育訓練及勤務安排等、辦理宣導活動、參加他單位會議、其他業務相關行政工作等繁雜行政工作，恐難以因應個案輔導工作所需品質及要求，亟需建立基本之網絡合作模式及分工機制，以利橫向聯繫、縱向溝通，

並提供專業的協助與服務。

（三）涉毒曝險少年處遇衝突

有關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少年，如觸犯刑罰法律（以下稱涉毒觸法少年）依少事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及第18條第1項規定，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若未觸犯刑罰法律（以下簡稱涉毒曝險少年），則依少事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及第18條第2至4項，得由少輔會處理；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權法）第53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屬於責任通報事項，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在2023年7月新制上路後若屬於觸犯刑罰者，與現行運作模式相同，由司法及行政共同輔導。惟若未觸犯刑罰者，新制上路後，需同時移送少輔會，又同時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知悉或接獲通報後是否應進行分類處理？在同為行政程序之處遇流程下，二者關係時孰先孰後，除產生重複通報問題，若分流處理亦會造成輔導資源重複，甚至使少年重複遭受標籤。於此就少事法與兒權法如何進行調和？相關問題仍有待釐清。

四、人力及資源不足尚待補充

全國約4分之3縣市（77%）少輔會人

力不足，且已持續此人力不足、經費困窘情形長達數十年，難以負荷龐大虞犯少年輔導工作，雖部分縣市以落實網絡分工或培訓運用輔導志工之方式因應，展現自立自強之示範功能，但多數地方政府仍將少輔會視為輔導不良行為及虞犯少年的後送機構。

鑒於少輔會經費窘迫及編制不一，欲比照人力資源健全地方政府雖能積極發揮少年犯罪預防與輔導功能，但人力需求龐大，非一蹴可幾；人力資源不足地方政府若維持現有人力，因人力短缺，多須由各局處運用職責協助預防與輔導工作，但欠缺整合功能，輔導品質與新修正之少事法法律期待恐有落差。

肆、未來展望

一、改善組織結構，充足人力經費

學者研究指出，偏差行為少年成因，除了個人因素，尚包括家庭、學校、同儕、社會文化等綜合因素（註11），在少年尚未身心發展成熟階段，於成長過程中容易遭受誘惑及影響，對於少年日常生活之家庭、學校及扮演重要角色。故針對曝險少年之處遇，參酌兒童權利公約及第10號一般性意見及少事法修法之精神，應以深化其福利與權益暨合理必要之平等保護為目標，同時切合社會安全網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註12）的少年保護

工作，建立由內而外之「親權人與教育權人」、「矯正與司法機關」之少年保護同心圓概念（註13）。

少事法第18條第5項規定，少輔會應結合相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惟警察機關職司治安、交通維護、犯罪偵查等養成教育訓練，屬於執法者角色，與社工體系所屬輔導保護服務之柔性角色有別，故少輔會之輔導工作，應整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衛生、勞政等相關資源，並健全法院等其他非政府組織之轉介程序，強化法定輔導及整合資源功能，有關資源及預算亦應配合進駐到位，以落實修法保障少年健全之成長與發展之意旨。

建議全國少輔會人力資源應先行擴充，人力部分可視實際需求彈性配置，以符合法定要求。目前雖透過社會安全網及毒品防制基金補助人力及資源（註14），惟不論未來是否得成立正式組織編制，根本之道仍應有穩定之人力及預算，中央應及早確立主責機關，以適法整合指揮網絡資源，穩定預算支持人員久任，充實少輔會資源；抑或在法定預算及員額有限之情況下，考量由各局處專業人才合署辦公，以強化少輔會功能，改善組織架構。另透過制度性保障，包括待遇福利、教育訓練、專業資格、傳承及激勵措施等方式穩定人力，同時保障社工人員薪資待遇、勞動條件及執業安全，以提高專業人才留任率，

以建立專業輔導機制，推展少輔會各項業務工作。

二、確立法定職權，提升輔導品質

有關少輔會及相關機關權責之認定，除專責少事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曝險少年輔導工作，另涉及輔導辦法相關規定，行政院基於少事法第18條立法意旨，未來針對處於觸犯刑罰法律邊緣而暴露於危險之中之少年，賦予少輔會特別照顧及保護之義務，兒少如有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之偏差行為，若不及早預防，等曝險行為出現後再介入適用本法，恐為時已晚，且偏差行為會因個人、家庭、社會及當下情境而改變，每人的偏差程度不同，態樣複雜且無法切割清楚或明確區分，爰將無學籍少年有偏差行為者，部分納入少輔會處理範圍（註15）。

為因應少輔會法定職權及功能，少事法第18條第7項前段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少輔會應由具備社會工作、心理、教育、家庭教育或其他相關專業之人員，辦理第2項至第6項之事務」，故其專業人員應考量各種領域（如社工師、心理師等）配置之可能性，未來可參照少年法院調查保護官（指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及主任調查保護官）考試及專業訓練內容，除少輔會本身人力，以具社工師證照者為優先聘用，另應招聘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心理、諮商

與輔導、犯罪預防、社會工作、教育、家庭教育等相關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或從事兒少福利與保護工作、少年輔導工作一定經歷以上，具少年司法人權訓練資格等學養背景者外；資源不足之少輔會則可經相關單位合署辦公進駐專業人員，同時得考量連結委外兼任之專業人士（如醫師、臨床心理師等），並選任適當志工人員協助相關業務，方足以給予少年適時、適當及適切之必要輔導，保障少年自我健全成長。同時為增強少輔會人員針對少年曝險行為防制專業知能及輔導技巧，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與適當合理之績效考評，提升跨網絡局處的輔導專業知能與協調合作機制，同時兼顧整體少年輔導工作業務之推展，積極強化少輔會「資源整合、連結及開發能力」。

另有關未滿12歲偏差行為之兒童，參照少事法修正公布刪除第85條之1修法意旨及立法院附帶決議（註16），應回歸「教育（12年國教及學生輔導機制）」、「社政」體系處理，不適用少事法相關規定，即不宜由少事法授權下之少輔會處理兒童案件。首先兒童及少年的生理、情緒、人格、智力、社交技巧等發展各有不同，少事法整體設計係以少年為主，少輔會規劃之輔導、在職訓練、課程設計亦均以少年為規劃主體，復以少輔會並無強制力，由少輔會輔導之有效性為何亦須考量，以避

免造成該兒童標籤化，再者若欲由少輔會進行輔導，少事法修法時逕行於本法第18條併同敘明即可，亦無庸特別做成附帶決議，故可知在此係立法者有意使少輔會不介入兒童事件。

三、研擬基礎模式，推動通用流程

修法後少輔會擔任行政先行任務，就個案來源部分透過被動接受求助及轉介、辦理外展服務輔導少年；輔導方式透過諸如個案輔導、團體工作、專案研究及社區處遇等方式，惟光譜二端人力資源健全及人力資源不足之地方政府，應加強人力資源不足之地方政府之人力及預算編制，惟相關資源配置到位並非一蹴可幾，初步仍應視各地方狀況、具體需求彈性配置，研議符合少事法之接案、評估及結案流程，發揮少輔會督導整合功能。

同時少輔會亦擔任所轄少年輔導個案平臺，協調及整合各網絡資源，透過工作小組處理輔導個案等常態性業務，跨局處爭議需整合或協調事項則透過委員會議辦理，針對偏差少年輔導工作明確分工，定期召開會議追蹤管考所轄列輔個案，統整各主責單位相關資訊，協調、管考警政、教育、社政、衛政、勞政、司法等機關辦理少年輔導工作情形，討論可行之輔導策略及成效進行研討、評估，加強跨局處合作具體做法，提升網絡局處的專業知能。

伍、結語

本次少事法修法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及第10號一般性意見之精神，落實兒權公約，避免少年標籤，預防少年犯罪之政策，應該透過教育、社會福利措施，而不是司法權的運用，而賦予少輔會曝險少年行政先行之重責大任。少輔會為戒嚴時期福利思想尚未發展時設立，當初期能透過警察威權方式加強管教，實務運作迄今亦在各地發展呈現不同風貌，而在現今福利思想發展之思潮下，少輔會相關職能亦應配合調整。惟少輔會針對曝險少年並無特別給予相關事實調查之強制力，未來少事法是否配合修正，殊值探討。

少年輔導工作涉及教育、輔導、心理、矯治等專業知能，非屬警察機關專業，相關少輔會人力經費、公私協力夥伴合作機制及專業服務資源之布建，均須研議強化，在現行法制基礎下，與司法及行政相關部會研議可行方案，期能建立專業輔導永續運作機制，以保障少年健全之成長與發展。

（本文作者：陳瑞基為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張睿瑜為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王則富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關鍵詞：少年輔導委員會、行政先行、曝險行為、曝險少年

註釋

註1：相關修法重點可參閱〈立法院三讀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新聞稿〉，《司法院最新動態》，2019/6/4。<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466989>。2020/8/31作者讀取。

註2：郭豫珍（2005）。〈擺盪在少年司法與社會福利之間—警察在少年犯罪防制機制尚功能定位的新思考〉，《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35（6）。頁50以下。

註3：李茂生（2018）。〈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判——一個系統論的考察〉，《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一部以贖罪心理與道德決斷形塑出來的法律》。臺北：新學林。頁264。

註4：李建廣（2019）。〈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論少輔會在曝險少年行政先行之處理」會議紀錄〉，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9/6/28。

註5：可參照李茂生臉書，「少年事件處理法賦予了少年輔導委員會專屬的請求權，但是沒有給予其任何執行行政先行（發現事由與先行輔導）的強制權限，這確實是個大問題。但是首先或許法是認為這些行政作為應該是柔性的，不需強制；其次，如果仍認為要賦予強制權，則這也必須是法律保留，而該法律應該是少年事件處理法還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仍有討論餘地，不論如何這都不是本研究計畫所討論的少輔會設置以及作用辦法所能干涉；其三，縱或法律授權少年輔導委員會有強制權，這也不得牽涉到人身自由，因為牽涉這個的話，會有法官保留的問題，而少年事件處理法已經明訂「行政先行」，也就是說法官不會去管這個；其四，最後縱然給了強制權，執行上一定要有物理力，而這個物理力的來源，正是困擾的根源。」2019/8/29。2020/8/31作者讀取。

註6：修法過程中，立法委員段宜康亦曾提出相同質疑，參見2019年4月17日〈立法院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108（42），4685號。頁336。

註7：黃義成（2018）。〈少年事件處理法有關少年虞犯修正草案之評析〉，《刑事法雜誌》62（6）。頁27。黃義成（2013）。〈少年虞犯法理之省思與建構〉，《臺大法學論叢》42（3）。頁686-694。許福生（2019）。〈少年事件處理法〉，《刑事特別法與案例研究》。頁356。

註8：可參閱李傳文（2014）。《少年輔導委員會功能強化之研究——美國情資融合網絡模式應用》，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頁43以下。

註9：可參照公共政策網路平臺，內政部預告「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及輔導辦法」草案，<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0150d1a3-b57d-45b2-95f6-97d7b1f36961>。2020/6/3。2020/8/31作者讀取。

註10：李茂生、周憐嫻、黃宗旻，李茂生臉書「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意見書」，2020/6/7。2020/8/31作者讀取。兒少團體針對行政院《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及輔導辦法》回應，<https://www.youthrights.org.tw/news/1513>。2020/8/31作者讀取。

註11：周憐嫻（2008），《少年犯罪》。頁160-296。臺北：五南。林雅鋒、嚴祖照（2020）。《少年司法的理論與實務——從國際公約人權規範的角度出發》。頁37。臺北：新學林。

註12：參照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2018）。《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核定本）》。頁9。

註13：李茂生（2018）。〈臺灣新少年司法與矯治制度實施十年的經驗與展望〉，《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一部以贖罪心理與道德決斷形塑出來的法律》。頁297-298。臺北：新學林。

註14：參照社會安全網網站。<https://topics.mohw.gov.tw/SS/mp-204.html>。2020/8/31作者讀取。

註15：參照公共政策網路平臺，內政部預告「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及輔導辦法」草案綜整回應，<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0150d1a3-b57d-45b2-95f6-97d7b1f36961>。2020/8/5。2020/8/31作者讀取。

註16：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16次會議修正本法之附帶決議：「考量7歲以上12歲以下之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係屬國民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爰請教育部邀集司法院、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內政部就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通報、處遇、輔導及協助等事項，於本法修正通過後1年內完成相關規定之研議。」